



好个郎君

司马飞虹 著

上

农民出版社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玉娇龙》的又一种传说。传说中的罗小虎不但未与玉娇龙完婚，反而是情乱生变，最后死于玉娇龙的剑下……

内 容 提 要

巍峨森严的紫禁城，鹰犬密布，高手云集，连飞鸟亦难逾越，可令朝廷震怒的是，一些名门望族中的红粉闺秀、甚至公主被“采花”贼掠走而杳无踪迹。龙颜大怒之余，限令“六扇门”如期破案。但蛛丝马迹全无，总捕头一愁莫展。无奈只能屈尊恳请江湖武林大侠，一时间三十六路好汉，七十二处烟尘纷纷出马，竞逐头功。不料，重兵护卫的皇官又爆新闻，圣上最钟爱的九公主反被掠劫，并在一破庙内发现与一被杀男子的裸尸绑在一起……。

案情迷茫，追剿采花盗的争斗愈演愈烈，引出江湖上一系列恩怨，武林泰斗、少侠倩女、黑道巨魔苦斗纷争；最终百川归海，一切恩怨情仇都归结于他，一位身怀旷世绝学的奇男

——粉面郎君

目 录

(上册)

- 一 飞贼闹京城..... (1)
- 二 钗光鬓影 (36)
- 三 神兵被盗 (77)
- 四 细话太极..... (110)
- 五 蛛丝马迹..... (143)
- 六 抛砖引玉..... (175)
- 七 鞠躬尽瘁..... (207)
- 八 千金一注..... (234)
- 九 意料之外..... (270)

一 飞贼闹京城

天色微曙，春寒料峭，永定门外芦沟桥畔的一座小四合院前驰来了一骑急马，径直越进爬牵牛花的竹篱围，疯狂地敲着厚厚的木门，吵醒了三个人的好梦！

起来开门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大姑娘，一面用手梳理着蓬蓬的乱发，一面打量着门外气喘喘的汉子诧声问道：“杜九！又出事了？”

被称为杜九的汉子惶急地点点头，然后又匆促地道：“快请谢大哥出来，这次又不知道闹到哪一家……”

少女还来不及追问详情，西屋里走出一个三十刚出头的精壮汉子，一面用手扣着外衣的扣子，一面沉着地问道：“杜九！是不是跟从前一样？”

杜九抱抱拳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锁紧双眉道：“是的！只是更下作一点，两个人赤条条地被捆在一起，吊在西直门外的大柳树上，幸好兄弟们发现得早，只有几个卖菜的乡下人看见，已经关照他们不许声张……”

壮汉点点头，然后问道：“你怎么处理的？”

杜九应声道：“那里刚好靠近刘得泰的家，小的把他们解下来，借了条棉被裹着，放在炕上，等您去处理！”

少女在旁不禁出声叱道：“该死！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分开，还让他们放在一起！”

杜九苦着脸道：“大姑娘，你不知道，小的可再不敢动手

了，上次糊里糊涂的想动手救人，解错了穴道，把谈侍郎家的五小姐弄成了残废，幸亏人家为了怕声张出去丢人，没有追究，否则小的有十个脑袋都保不住……”

这时壮汉已扣好衣服，沉声一叹道：“这是第四起了，真不知是哪路人物跟我过不去，玩出这一手坑人的把戏，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摸不着。倩妹！回头你再求求四叔，请他老人家帮帮忙吧！”

东屋里响起了苍老的喉音道：“别求我，我早就声明过绝不管你的事！”

壮汉苦着脸道：“四叔！您老人家不肯出头，侄儿这块招牌就砸定了，往后还怎么混下去！”

苍老的声音咳了一声，吐出一口痰，然后淡淡地道：“文龙！我早就劝过你，报恩的方法很多，不一定要在六扇门里混，这是最容易得罪江湖朋友的地方！”

壮汉依然低声下气地道：“四叔！您明白小侄的苦衷，并不是小侄喜欢揽这份差事，完全是先父的遗命。谁会想到龙大人征西归来，会自告奋勇地请任九门提督呢？而且还硬把总捕头的派令送上门来，现在只希望您看在死去的先父份上，帮小侄一个忙……”

屋中的老人好像生气了，大声喝道：“若不是念在跟你老子的一段交情，我连你们家都不愿意住下去。别再说了，你既然有兴趣接受这个差使，自然也该有本事去担起责任，除非有一天你被人杀了，我老头子一定出面替你报仇，否则我决不插手管你的事！”

壮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朝少女使使眼色，意思是让她再帮忙求求屋中的老人，然后就匆匆出门去了！

杜九还是骑着他自己的马，壮汉却到后面院中牵出他的大青骡，两人急急忙忙地向城中驰去。

壮汉名叫谢文龙，是武林名宿追风铁骑谢万里的独子。谢万里在二十年前，曾经以一手穿云梅花弩、三十六路铁骨掌，以及一柄九环金刀，饮誉武林，创下赫赫盛名，却因为嫉恶如仇，结下了不少仇家。

结果为黑道中的仇家所诬陷，说他是打劫军饷的大窝家，被宫中行文通缉。幸而征西将军龙锦涛明白事理，知道他是个血性汉子，不会做出这种事，甘冒大不韪替他奏本洗脱，一肩担承他的清白！

谢万里才得以脱身图圉，骑着他那头追风铁骑大青骡，四下探访，终于找出了诬陷他的仇家。经过一场浴血苦斗后，虽然把仇家都杀死了，带着两名活口送官，洗清了本身的冤枉，却也因为受伤太重，变成了残废，回家息隐了五年，一病不起！

念及龙大将军的知遇之恩，才遗命独子谢文龙舍身以报。可是谢万里死的时候，谢文龙才十六岁，正在练武的紧要关头，无法抽身往报。等到龙锦涛西征凯旋归来后，谢文龙虽然学成了，却又无从效力！

五年前龙锦涛自动请命为京师九门提督，才下了一封聘书，叫谢文龙出任为提督衙门的总捕头。这是个很麻烦的差使，因为九门提督职掌京畿的治安，什么事都得管；尤其是京城的王府家将，显宦子弟，没有一个不好事的，聚众殴斗，争风闹气是家常便饭，后台又硬；不管有亏职守，管了容易得罪人；更难的是许多大宅府护院教师，多半为江湖知名人士，争胜斗狠，层出不穷，惹上他们更麻烦。谢文龙由于父命难违，勉强地接受下来。

幸好龙锦涛颇得帝心，当朝红得发紫。谢文龙家学渊源，身

手不凡，得罪了江湖朋友，他自己顶得住，得罪了显宦门第，龙大提督抗得起，所以五年来总算还很愉快，把京畿治理得太平无事！

当然大家不是真怕他，尤其是一些江湖的成名武师，怎肯在一个后生小辈的手里认输。可是他们都忌惮着另一个难惹的人物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那就是住在谢家的老头儿——无影神拳晏四。

晏四是与谢万里齐名的江湖奇人，一手无影神拳打遍天下未遇敌手，脾气古怪，却偏偏与谢万里投了缘，结成莫逆之交。谢万里辞世时，晏四千里奔丧，一面督导谢文龙勤练先人绝学，一面帮着教导故人的唯一爱女谢玉倩。

晏四虽不满谢文龙投身公门，可是住在谢家，一般江湖人对这个老怪物相当头痛，不得不对谢文龙也留些分寸！

谢文龙仗着先人的武学，加上家里的一块硬招牌作靠山，人又比较聪明机警，居然驰名京畿，赢得了“铁面神捕”的封号！

对武林世家子弟来说，这个外号近乎侮辱。因为六扇门乃是非之地，虽掌执法之重任，却为侠义道所不齿！

可是谢文龙没有闯过江湖，一出道就干了这份差事，也无法不承认这个外号，只得红着脸硬认下来。所幸龙大人知道他并非为贪图那份薪银才干这个差使，对他相当器重，私下把他当作亲近的侄子，当着人也是亲昵地称呼他的名字，使他不好意思辞职！

平静地过了五年，上一个月却发生了几件令他十分棘手的怪事。首先是天桥的先农坛上，黑夜被人放了一男一女，捆上了手脚，并头躺在一起。结果查出来女的是京兆尹的方大人的千金，男的是方府的书童。

方小姐平素就跟这个书童有点不干不净，两个人大概是相约私奔，被人逮着了，双双捆放在先农坛上。被人发现后送到提督衙门，龙锦涛附了一封便函将人送回方府，严斥方大人注重家教。京兆尹惹不起九门提督，虽然后来弄清了不是那回事，但却也不敢声张！

第二桩事件发生在十天前。在猫儿胡同的燕子窝里多了一个妓女，陪着一个小镖行伙计睡在床上。那个镖伙头晚上包了一个叫月月娇的流莺，醒来时发现身边换了人，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大妞儿。他认为艳福天来，正要再享受一下，扫兴的老妈子发现月月娇睡在大门口，叫唤起来，才打破了他的春梦。结果查出女的是御史王大人的千金小姐，被人用闷香迷住了，不知怎么移到此地来了。

同时月月娇如何被人由床上移到大门口，也无人知情，谢文龙知道事情有点不对劲了。王御史家教极严，门中的女儿绝不会做出那种勾当，更不会偷跑到那种地方去，这一定是有着江湖人在中间弄鬼。同时王御史居官方正，朝中同寅开罪了很多，推断可能是有人主使其事以泄私愤。只好偷偷地把王小姐送回去，而且假送了一篇话，说是江洋大盗夜入王府偷盗小姐，被提督衙门缉住送返，同时还在死囚牢中处死了一名待决的囚犯作为证据！

王御史为着门风，非常感谢他们隐瞒住这件事，而且王小姐被迷昏之后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总算不了了之。然而龙锦涛已经很注意这件事，叫谢文龙细心查访。

王家的事还没有弄明白，三天前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清早，谈侍郎在上朝时偷偷告诉龙将军说家中丢了一个女人。

而提督衙门的捕快杜九却在巡夜时，在关帝庙后的广场上发现了一对男女相拥，男的是关帝庙的火工道人，女的却遍体罗

衣，不知姓名。杜九喝问半天，二人仍是相拥不放，等他扯开时，才发现两人都被点了穴道。

杜九救人心切，连忙用推拿法解穴，可是那两个人被点的穴道手法十分怪异，推拿的结果，男的变成了哑巴，女的成了瘫痪。同时因为解救不得法，把原有的制穴之处也弄乱了，查不出来龙去脉！

谈侍郎前来认人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只说是家中的一个丫头，把人带了回去，没有继续追究。可是龙锦涛却认得是谈家的第五个女儿，相互为了顾面攸关，大家都装作不知道，事情没闹大，龙锦涛却担了心！

一连串的事都出在官府的闺女身上，有一个人不怕丢脸闹了出来，九门提督的担子就不轻了。

谢文龙也知道情况越来越严重，谈小姐是为点穴手法所制，绝非寻常江湖人所能为之，可是又摸不出一点头绪。只有回家请晏四出头探访一下，因为晏四是个老江湖，也许能摸出一点门径。

想不到晏四一口拒绝了，而且还说这是他得罪江湖朋友太多，人家是故意前来找麻烦，劝他急流勇退。

旧案未清，谢文龙怎么也不好意思打退堂鼓。一面吩咐下人加意寻访，一面祈祷不再出事。然而却想不到今天又发生了第四件案子！

他的大青骡是父亲的坐骑传下来的异种，脚程与耐力胜过骏马。谢万里的追风铁骑之名就是因此而得，放辔疾驰，把杜九远远地丢在后面，没有多大功夫，已经赶到了西直门外。

外班捕手刘得泰正焦急地守候在他的矮平房门口，见到谢文龙后，立刻赶上来，接住他的缰绳道：“头儿！您可来了！这次

闹得更不像话了！”

谢文龙急急地推门进屋问道：“人怎么样？”

刘得泰压低嗓子道：“绳子解开了，人还在一起，兄弟不敢轻动，不过看情形不太好，好像有血……”

谢文龙不禁一怔，刘得泰用更低的声音道：“血是他们下体流出来的，多半是那个男的，看来好像是断了气似的，以前还没有出过人命，这次……”

谢文龙急躁地道：“别废话了，人在哪里？”

刘得泰用手一指道：“在屋里面！”

谢文龙正想掀开门帘进去，忽然又止步问道：“左邻右舍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刘得泰哈哈笑着道：“头儿，咱们都是老公事了，还能这么不懂事吗？清早时杜九哥来一叫门，兄弟知道就有文章了，连兄弟的女人都没敢让她知道，就赶到西城雇车去了。兄弟想不管死活，总得拖走的……”

谢文龙这才点点头道：“干得好！龙大人已经交代下来了，若是把这件事办出个眉目，每个人加发半年的薪俸，看在银子的份上，大家多留点心！”

刘得泰苦笑一声道：“头儿！这几年兄弟们跟着您，不知道沾了多少光，要是换在别人手中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提督大人的顶子保不住，咱们的板子也挨不完，因此兄弟们倒不想贪图赏金，只希望您能早点找到线索，把这案子破了，免得大家老是提心吊胆的就够了！”

谢文龙一皱眉头道：“姓刘的，你的话太奇怪了，怎么是沾了我的光？”

刘得泰笑道：“头儿！您不知道，这提督衙门的差事，真不

是人干的。这京都地大人杂，出了事儿不管不行，管了又惹不起那些主儿，要不是您在外面的字号叫得开，弟兄们哪能如此太平？尤其是一月前出了方大人的那件事后，接二连三地发生这怪事，幸亏您处理得当，才没让事情闹开来，否则提督大人在皇上面前再红，只怕也是吃不了兜着走！难怪大人对您这么器重……”

谢文龙烦恼，实在懒得听这些废话，乃一挥手道：“别混说了，去外面好好守着！”

刘得泰哈腰答应，他才掀开帘子进了屋子。这是刘得泰夫妇的卧室，收拾得倒也干净。大砖炕上用棉被盖着两个拥成一堆的人，露出了一绺乌黑的长发！

谢文龙将棉被揭开，眉头又是一耸，他今年三十一了，因为练武功的关系，还守着童身，从没有见过这种猥亵的情状。两个人赤条条地拥在一起，四腿交缠，那样子让人看了就会心头怦怦乱跳。

谢文龙却没有那些邪念，因为他鼻中嗅到了一股血腥味，榻上的垫褥也是一滩殷红。

由于上一次的教训，他也不敢轻易动手。首先按了一下两人的脉息，女的倒还正常，男的却已奄奄待毙。

于是他迅速作了个决定，反正这男的已没有救了，不妨先在他身上作个探测，用手拨开男的手臂，把纠缠的两个人分了开来。只见他的眉头皱的更紧了。

因为他发现这男的身体相当结实，手脚处青筋暴起，不但像练过武功，而且内功都还有相当基础！

小腹上有一处伤口，似为利器所刺，入肉很深，将臀下精道割断了，而且是刺伤后再与女的拥在一起的！

谢文龙总算放了点心。虽然不知道这两人是谁，但是那女的

无疑又是大家的小姐，照情形判断尚不致受辱，否则他就很难交代了。

男的未经几下翻弄，伤处血如泉涌，渐渐的没气了。谢文龙心中却暗自震惊，因为由这垂死的男子看来，那下手的人不但是个武林高手，手法且相当出奇！

他一定是先点了男的穴道，然后再割断精管，而且点穴的手法极似陈家沟太极门的路数，所以才能逼住血脉，使血液不流出来，直到被人移动后，冲撞血脉，解开了制穴之处，血水方激射而出。

放过死去的一个，他又去察看那个女的，年纪约有二十三、四，姿容秀丽，平时定然养尊处优，所以皮肤才那么细嫩，身材很丰腴。怀中的人被移开了，却仍维持着原先相拥的姿势！

小腹上一滩红血，是从男的伤口处沾染上的，谢文龙这时也顾不得什么嫌疑，抓起被单先将血污擦拭干净，然后伸手在她身上每一处穴道上轻轻地按摩着！

良久，谢文龙困惑地吐了一口气，几乎有点不信。他幼年稟家学，更得到无影神拳晏四先生的精心指导，对于天下各家点穴手法都颇有深知。因此，一眼就可断定这女子是被人点住了穴道。

可是他诊视的结果都没有一点反应，难道那下手点穴的人竟用的是超出他所知的手法吗？

负手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转子，他又回到了那女子身边，虽然屋里没有别的人，他伸出去的手却不禁有点颤抖。

这是最后一个可能，还有左右将台穴未经试探，可是这两处穴道逼近乳根，在武林的习惯上，即便是黑道中也不致于对女子的这个部位出手！

手指碰在柔润的乳球上，使得这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心头也有点异样的感觉。然而他的眉头却为之一展，他毕竟找到制穴的所在了！

可是他舒展的眉头很快又皱了起来，因为他感觉到这制穴的手法确实不可思议。寻常点穴的部位应该是向上凸起的，现在他却摸到了两个凹下的小潭。

普天之下，只有一种手法类似，那叫做逆穴，完全是与一般的点穴法背道而行。可是这种手法已经绝传多年了！

凭着听来的一点知识，他还不敢过分确定，只好再进一步做个试验。俯下身子，用嘴唇对准那个小潭，再用舌尖探准部位，然后默运真气，缓缓地向外吸。

慢慢地，凹下的小潭平复了，那女子的半边身体也起了轻微的动作。谢文龙心中一喜，连忙在另一边展开同样的动作，等他抬起头来时，那女子乌溜溜的眼睛正疑惑地对他望着。

谢文龙倒是有点手足无措，呐呐地道：“小姐……”

那女子忽地坐起身来，发现自己没穿衣服，再一看旁边躺着个血淋淋全身赤裸的男子，不禁脸色苍白，大叫道：“强盗！杀人了……”

叫完她竟又骇然昏迷了过去。外面的刘得泰连忙挺着一口单刀进来慌声问道：“强盗在哪里？”

谢文龙怒声喝道：“混帐！有我在这儿，还用得着你来捉强盗！”

刘得泰看看屋里的情形，才知道自己太莽撞，红着脸讪然陪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头儿！公事饭吃久了，就是这个德性，一听见有人叫强盗……”

谢文龙忙挥手道：“去看看你老婆雇的车来了没有，来了叫

他们在门口等着！”

刘得泰的眼睛仍贪婪地留在那女子身上，殷勤地问道：“头儿，这妞儿大概是吓昏了，要不要用水喷一喷！”

谢文龙沉声道：“不用，让她昏着好！你还不快出去！”

刘得泰缩头退了回来，谢文龙才找到了一床干净的被单，将那女子全身裹好，刚忙完这些事，刘得泰又探头道：“头儿！车子来了！杜九也来了！”

谢文龙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你把你老婆和车夫都赶开，叫杜九驾车，快点上衙门去！”

刘得泰答应了，看看床上的死尸皱眉问道：“这个死的呢？”

谢文龙想了想道：“这人也是个武把子，不过京师护院教师中可没有这个家伙，多半是镖行里外来的镖师。回头你找辆车子拉着到处去问一问。找到了主儿，马上带着管事的人来见我，记着要谨慎点，不许声张出去！”

刘得泰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，兄弟先打听哪家镖行里丢了人再叫他们来认，绝对错不了！真晦气，大清早屋里跑出个死人，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！”

对他的最后一句牢骚，谢文龙倒是有点相同的感慨，刘得泰不是为了养家活口，他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刘得泰的动作倒是很快，等他抱着那个女子出门时，只有杜九坐在车辕上跟刘得泰两人在咬耳朵讲悄话。

谢文龙上了车子，放下车帘，杜九已经扬鞭吆喝了一声，赶着车子疾驰而去。谢文龙在车里只希望那个女的不要在这时候醒过来！

谢天谢地，总算进入龙正堂的后宅门时，那女子还是在昏迷中，杜九停下车子，赶着去报告了！

不一会儿，一个俏丽的女子带着满脸的忧色掀开了车帘，向他打了个招呼道：“谢头儿！您早！辛苦了！”

谢文龙连忙弯弯腰道：“三小姐早，大人呢？”

那女郎郁抑地道：“在前厅会客！”

谢文龙怔然道：“大早就有客人来访！别是……”

女郎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正是为了这回事，和亲王府里九格格昨夜里丢了，和亲王正在跟父亲发脾气！”

谢文龙大惊失色道：“和亲王的九格格，是她吗？”

说时用手一指车中的女子，女郎轻瞟了一眼道：“不错！前天她过生日，还请我去听戏呢！”

谢文龙呆了半晌才说道：“这可糟了，朝中就是这位亲王跟大人私下里过不去！大人该怎么交代呢！”

女郎的眼中闪着泪珠，低声道：“谁知道呢？家父也是的，征西归来，放着清福不享，偏要干这个劳什子的九门提督。您把人交给我吧！”

谢文龙默默无言地抱起女子，女郎伸手接了过去，谢文龙才发现她是一个人前来的，女郎却苦笑道：“这件事怎么能让下人知道呢？我把她们都赶开了”

谢文龙忙道：“我是说三小姐一个人抱得动吗？”

女郎露齿一笑道：“我小的时候也跟家父练过几天功夫，抱这样一个人还没有问题！”

谢文龙哦了一声道：“看不出三小姐还是文武全才呢！”

女郎红着脸道：“谢头儿开玩笑，我这点本事给您提鞋还不配呢！人没受伤吧！”

谢文龙道：“没有！只是受惊吓昏了过去！”

女郎点点头道：“那还好！她没有什么别的吗？”

谢文龙怔住了，不明白她问的是什么？女郎的脸红得像山茶花，低声道：“我是问她的身体……”

谢文龙这才明白了，连忙道：“大概是没有，不过我也不敢详细检查！”

女郎怔了怔才道：“我想你也不应该的！否则就是太……太……太胡闹了！谢头儿！您快去见爸爸吧！”说完抱着那女子急急地走了。

谢文龙朝她的背影发了一阵呆，才移步向前厅走去。提督衙门与府第是连在一起的，龙将军西征凯归，劳苦功高，钦赐一等侯，也有着更为堂皇的赐宅。可是龙锦涛上表谢辞，情愿屈尊就职九门提督，住在他家里人口简单，只有一妻一女，两个儿子在外地做官，两个大女儿已出阁了；小女儿龙琦君——就是刚才那个女郎，也到了嫁人的年龄，却因为怕两老太寂寞，情愿虚度青春，承欢膝下。所以偌大的府第，就是他们父女三人带着一大群仆妇住着，还显得有点空旷。谢文龙在此地不算外人，内外都出入无忌，这也因为他的职务，有许多事他必须与龙大人紧急联络，所以也不能按照官场的规矩行事。

此刻他顺着后院的小径，直向前厅走去，还没有进入厅门，杜九已经把他拦住了，道：“大哥，您别进去，兄弟已经见过大人了，大致报告一遍。大人正在敷衍那个瘟老头子，您一进去，若是言语上跟大人前后不对茬，岂不是反而增加了麻烦！”

谢文龙只好站住了脚，只听得厅中传来和亲王粗大的嗓子道：“锦涛！不管你掩饰得多好，老夫都知道这是第四次了。京畿之下，一连四次发生官宦闺阁被劫受辱之事，你这个九门提督竟然提不出一报告……”

龙大人只有低声下气地道：“下官早已着人细心查访，怎奈

这匪徒十分狡猾，居然无迹可寻！”

和亲王冷笑道：“你当年带兵西征回归，千军万马都能应付过来，而今却无法奈何一个小小的江湖匪徒！”

龙大人陪笑道：“行军与治匪是两回事！”

和亲王怒声道：“既然你没有这个本事，就不要在皇上面前夸口，担任这个九门提督！”

龙大人也有点怒意道：“下官请任此职并非为名利，只因为愧领帝恩，无以为报，才担任这个人所不取的差事。王爷如若认为下官才不堪当此任，不妨奏明皇上，另外派人好了！”

和亲王怒叫道：“老夫真要奏明皇上，只怕你不是丢差就能了事的！”

龙大人悍然不惧道：“下官不过有亏职守，最多也只是追回这个一等侯而已。反正下官为了国事，并不在乎名利，王爷尽管宣扬好了！”

和亲王拍案而起吼道：“你不怕丢官，老夫不怕丢人，咱们走着瞧好了！”

然后步声“夺夺”，怒冲冲地走了。

谢文龙听见龙大人送客回来，才轻轻地走进厅中，作了一躬道：“大人……”

龙锦涛长叹一声道：“文龙，你都听见了！”

谢文龙愧然道：“听见了，卑职自惭能力不足……”

龙锦涛长叹道：“文龙，别这么说，若是你办不了，恐怕再没有人能办得了！怎么样？今天你侦察结果可找出一些眉目了？”

谢文龙想了一下道：“卑职已经确定这是一个江湖人所为，而且这人的武功很高，使用的是一种绝传逆穴手法！”